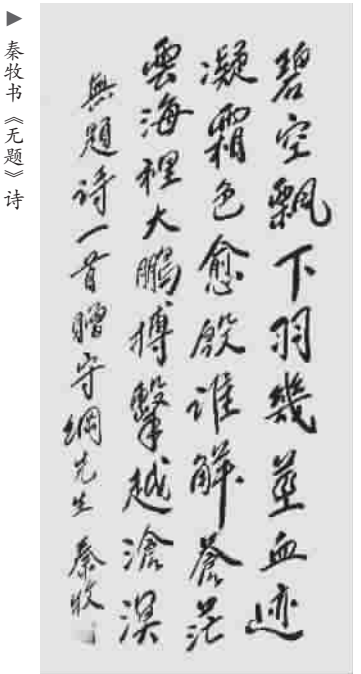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作家秦牧先生离开我们已有 20 个年头。凝视 30 年前先生赠我手书诗作,不禁念从中来,引起深深的怀想。这是一首“无题”七言绝句。诗云:“碧空飘下羽几茎,血迹凝霜色愈殷。谁解苍茫云海里,大鹏搏击越沧溟。”秦牧为一代散文大师,一生写下 61 种共五百万字作品,可谓著作等身。其散文名篇《土地》《花城》《古战场春晓》《社稷坛抒情》(菱角的喜剧)皆入选当年中学语文课本。上世纪 80 年代,我任《语文学习》杂志编辑。为约稿事,与先生多有书信往来。先生自是名家,却谦和待人。1985 年,我去广州先生华侨新村住所拜访,所见居室简朴,过道即厅,仅一桌两椅。一杯清茶,满室温馨,至今难忘。

我认识先生是从他的作品开始的。其名著《花城》《艺海拾贝》《潮汐和



心理学家珀斯曼说,有些在球场上撒野的球迷,平时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,但到了球场就“肆意给道德放了假”。

长年累月把道德捧在心口确实有点沉,真想度个双休或暑寒假,暂时放下它轻松一下。这不,偷偷吐口痰、摘朵花,在虚拟空间偷点菜、爆个粗口……这还是小事,再放纵下去却可能铸成大错。切尔西小姐是伦敦奥运的形象大使,美丽而富于创造力,又热心公益事业,这回报一念之差,给道德放了假,参与了伦敦骚动,向警车扔砖并抢劫了手机店。严格地说,谁没给道德放过假?但需警惕,放假有瘾,很容易忘记上班而被社会除名。

某些官员不是放假问题,而是早就抛弃了道德。在公众场合侈谈道德的只是他们的肉身,灵魂早就跑到销金窟、销魂窟潇洒去也。



道德勿放假

赵全国

船),以及后来的《语林采英》都是当年文学青年必读书目。先生以散文名世,偶作小说和剧本,作诗尤少。据《秦牧全集》(十卷本),仅存诗 13 首,赠我之《无题》诗,即为其一。

说实话,当初接读先生诗作,我还是颇为惊异的。以往读先生作品,多见文采,纵横驰骋,热情奔放。幸得谋面,

又见蔼蔼长者,温诚敦厚。今读其诗,雄奇不改,却平添悲情。诗人以“大鹏”自比,云海“搏击”,不见雄姿,唯见“几茎”染血羽毛自“碧空”飘然而下,其惨烈可见。血色“愈殷”(由红而黑),乃“凝霜”郁结所致,不惜折损羽毛而“搏击”不止,尤显坚韧。“谁解”一问,深情寄语,以飞越“沧溟”为志,以“搏击”云海为功,虽悲而壮,此是自勉,也是激人,豪情盈怀,诗笔如椽,读来荡气回肠。

知人论世。理解诗人悲壮情怀,当联系作者坎坷人生。秦牧生于乱世。日寇侵华,国难当头。12 岁的他就臂缠“毋忘国耻”白字黑纱。青年时期,秦牧奔波各地,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,出生入死。日本投降后,秦牧为反对白色恐怖,积极参与民主斗争,几遭追捕。解放后,秦牧先生才得以如愿,创作热情高涨,优秀作品频频问世。不料,又遇十年“文革”,关押、批斗,不堪其辱。直至“四人帮”倒台,先生才又重新执笔。秦牧很少用文字表现他人生苦难的一面。他讴歌祖国,讴歌时代,关怀青年,笔调永远是昂扬的,奋发的,只是在诗作中偶有倾吐人生块垒。1992 年 8 月,秦牧夫妇欢度金婚,秦牧作《金婚赠紫(吴紫风)》诗,有“追怀往事亦惊魂,历尽艰辛我与君”之句,个中感慨,可与本诗互读。本诗以“无题”为名,言志而不标明事理,低调出之,无张扬之意。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(《离骚》),赤子情怀,哀而不伤,折而不弯,鞠躬尽瘁。中国知识分子凌凌风骨,一脉承继,秦牧先生《无题》诗可作印证。而今斯人已去,忽忽二十有年,手泽余温,情未能了。谨以此文追怀秦牧先生。

越来越好。待酱做好后便开始腌制酱瓜了,乡间也叫“腌咸瓜”。

腌制酱瓜时,从选料到成品要经过多道工序,而且每道工序都得认真把关,否则腌出来的酱瓜味道不鲜美,搞不好还容易坏掉。因此,在腌制过程中,先是将菜瓜、茄子、黄瓜、生瓜等洗净、切开,用盐往上抹,然而,抹盐可不是件简单的事,其中包含着揉、抓、拍等不易察觉的动作。一遍遍撒过后,隔三两个小时,要重复一到二遍,使盐充分渗透,再晾晒到半干。然后将其一层一层地腌制在酱缸里,腌好之

酱瓜情结

郭树清

独炒着吃,也可切成细丝或剁成细末同肉丝、鸡蛋等一起炒着吃,脆嫩清香,醇美至极。过去在乡间,无论红白喜事,都少不了这道肉丝炒酱瓜的菜,取名“炒肉瓜”,那味道真是别具一格,百吃不厌。据说,早在清代这道菜曾被皇宫列为贡品,

忍不住嚷道:“‘长鼻涕’,瞧你这副模样,恐怕会把河里的鱼虾都吓跑!”“长鼻涕”闻言却乐了:“到底是城里来的,实在聪明,能猜出我叫常必弟;这是祖母特意请中学老师起的名字,意思是希望再添个弟弟,村里的孩子都不晓得,大家一直叫我阿弟。”“长鼻涕”的一席话,把我也逗乐了,遂将错就错:

“哈哈,挺佩服我吧?那现在拜托你快离开,我想静静地观赏河里的鱼虾。”“长鼻涕”倒是爽气,一面朝后退,一面应承:“好的,我走了。”我伫立小河边,端详着不

少在水中缓缓游荡的鱼虾。突然,一条青鱼贴近岸旁的草丛,仿佛在挑逗我:“你有本事逮

住我吗?”我顿时忘记自己不会游泳,大胆地跨入水中,伸

小河边结下的友情

朱少伟

往上爬,却总未成功,更可怕的是对岸出现一条不断扭动的水蛇。在惶恐之际,“长鼻涕”蓦地从老榆树后闪出,伸手用力把我拉上岸。此刻,我已经不再讨厌“长鼻涕”;在谈笑中,得知常家负担重、生活苦,但他的乐观感染了我,于是咱俩成为朋友。

笔筒

简平

又有了一个笔筒,不过只是露出半个身影,可斜伸出去的毛笔倒是常常紧贴着镜子的,因而有时看上去真有如橡大笔的感觉。总是以为这笔筒会就这么一直用下去的,可是随着父亲的去世,随着我不再练字,这个笔筒便被逐渐地冷落和遗忘了,及至后来数次搬迁,都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发现已没有了它的身影和踪迹。到了这时才感到有点惋惜,毕竟它是记

刻了往昔生活岁月的许多痕迹的,结果我们那么轻易地就将之遗落或丢弃了。

我现在用的笔筒是陶瓷做的,因为无需再插毛笔,低矮了许多,也不像原先的那个玻璃瓶笔筒细细的身材,是圆鼓鼓的了。同样很普通,只是喜欢它的颜色,底色是浅浅

的淡淡的蓝,笔筒口则是一圈湛蓝;只是喜欢上面写着两个大字“心静”,还有几行草书:“宁静而致远,淡泊以清心”。而今我有了书桌了,它便放在了书桌上,这与书房的氛围以及我的心境都是般配的。这个笔筒还配有一个托盘,一样是浅蓝的底色和湛蓝的边圈,一样有“心静”两个字,我把一枚印鉴、一块橡皮放在这个托盘上。这一阵,我还

在大手术后的恢复期,人一下子消瘦了 30 来斤,少力气,手脚麻木,两条手臂尤其疼痛。那天,放在书桌上的手机响了,我去接听,竟无力拿住,掉了下来,砸在了笔筒的托盘上面,那托盘顿时碎裂了。我难以言说那份带着绝望的沮丧,久久地呆坐在那里。忽然,我发现笔筒上的“心静”两个字像两只眼睛一样地注视着我,那是默默的,但我感受到它向我传送过来的是一种沉静

的力量。我用手指不断地



藏头一律 贺定慧法师升座

胡中行

六月二日,定慧法师荣膺沪上名刹沉香阁住持,比丘尼而升座为住持者,其为当下沪上第一人。此亦为佛教界一大盛事也。

恭逢盛会虎遯龙,贺客嘉宾宝刹中。定入三摩万念寂,慧生四谛一心空。法观现性承金钵,师出天童得道风。升上云端看世界,座边簇拥百花丛。

描摹着笔筒上的那两个

大字,心情慢慢平复了下来。我很感谢这个普通的笔筒,它在我气馁的时候,安慰并提醒了我,使

我有了平静地面对生活中的困厄并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。我想,我会珍惜它的。

我的南派大写意山水

徐葆欣

大写意山水不仅是中国画进入“写”的一种标志,更使画家得以舒展宏阔的心胸。山有意境笔更有情,为什么山水画创作进入到一定境界,会展现出不同于实境的视觉意境?真如董其昌所讲,笔姿的本身与人的心境进入到了一种快意的境界,其笔和着墨有一种仙气。用国画常用的话讲就是灵气,灵气是中国画家对笔墨本体的概括,灵

气可以以形传神,更可以气韵生动,又具象又抽象。

我以为这种解读不仅是对气韵生动的一种新解,更使山水画创作作为画家提供了更富想象的时空观念。正是江南梅雨时,与友朋临窗观雨,挥洒胸臆,轻灵的墨韵在大写的晕染中,顿然显笔,压出山形之骨,隐约耸然。这时你对着宣纸,烟云翻腾,逶迤横波。似山非水。山云随笔而起,整个画面水墨淋漓,一番大天地如在眼前。

我以为,大写意山水在当代为何成为山水画的主流,便是中国画的精神在创作中是一种很现代与抽象的表现,你能把握住这个主题,你的大写意有了时代感,山水有神,笔意当写。程十发大师说,中国画的本质是“笔墨”,小写是心情,浅吟低唱,大写是大江东去,铜板铁琶。我们常讲中国画在当代要传承传统,就是传承笔墨的功力,功力是无限的传承。我的老师俞子才、应野平都强调这一点。我家住青浦,惯看江南烟云,使我的大写与自然互动,半是烟雨,半是畅想,而且后者更贴近时代开放之风。

都说当代都市化,自然山水失去了往日的原生态,但是,历代笔墨的传承使我们进入一种化境,当我创作大写意时,画面就不受自然的束缚,笔墨到处,烟雨宏朗,一挥倾注。

几天后的上午,我按约悄悄前往小河边。“长鼻涕”先到了,身边放着铁锹、粪勺和盛有水的木桶,他的衣裤变得干净,长鼻涕也缩短了。我有点惊讶,“长鼻涕”不等发问就说:“我要为朋友‘报仇’,逮住那惹你落水的青鱼。”话音未落,“长鼻涕”开始挥舞铁锹,在这段河床的两端筑起土坝;接着,他又

奋力用粪勺往外舀水。随着水位不断降低,底泥露出来了,不少鱼虾在挣扎。我终于明白这是咋回事,因为在上海曾听邻家大哥哥讲去浦东“拷浜”的情形,但还没机会尝试。这时,我立即跟着跳入干枯的河床,起劲地用双手捉鱼抓虾。虽然,咱俩都弄得满身是泥浆,但

十日谈

儿时玩伴

在这世界上,最温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。